

童年文庫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无尾猫

李有干 著



无 尾 猫

李有干 著

(沪)新登字 476 号

内 容 提 要

一条叫猫虎的黑猫，它像个小虎崽，还有一根粗壮蓬松的长尾巴。可它的遭遇却很不幸，在城里险些儿被宰掉，幸亏一个小朋友救了它，并将它带往鼠患成灾的乡下。在那里，它又受尽狗的歧视、欺负，人的冷眼和奚落，差点儿再次遭到残杀。它带着冤屈流落荒野，成了野猫。在和各种动物展开搏斗、厮杀。千方百计躲避猫贩子捕猎的同时，它并未忘记自己的职责，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生擒活捉了“鼠王”，使人们得到了安宁。而猫虎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失去了那根漂亮的尾巴，成为无尾猫了！

这部中篇动物小说，故事真实，情节曲折动人，文笔流畅，并具有一定特点和艺术感染力。

无 尾 猫

李有干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印刷四厂排版

上海市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5 插页 2 字数 35,000

1989年2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5,901—36,150

ISBN 7-5324-0323-8/I-136(儿)

鸡啼了。

一只威武雄壮的大公鸡，站在高高的草垛上，抖开五颜六色的尾巴，威风凛凛，伸长脖子，引吭高歌，喔喔喔……唤醒了朦胧的小河，恬静的村庄，贪睡的孩子。

太阳，也在雄鸡三唱声中冉冉升起。

贪睡的小小翻身坐起，阳光已爬上窗台。她还没有完全睡醒，胡乱抓过毛衣，边穿边打哈欠。可那圆圆的领口，她穿了几次也没穿进。一看，毛衣多了一只洞，有拳头那么大，刚才套进的不是领口，而是脊背上新开的窟窿！

奇怪！毛衣怎会有两只洞呢？

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我的毛衣……”小小哭了。

“贪睡，起来还哭鼻子。”老老跑进来刮鼻子羞她。

“老老帮她把毛衣穿上吧。”妈妈说。她在门前菜园里正忙着。

老老拉开毛衣，真的多了个领洞，轻轻一抖，碎线头纷纷直落。妈妈进来一看，气得骂道：“该死的老鼠，跑到我们家来犯怪了。”

老老是哥，小小是妹。老老十三岁，生下时因脐带在脖子上绕了几圈，因此而取名“绕绕”。绕和老同音，久而久之也就被人叫成老老了。小小比老老小三岁，半月前她十岁生日，城里的姨妈送了她一件



漂亮的毛衣，那色彩，那式样，都是城里最时髦最流行的。小小穿起这件毛衣，村里的孩子都用羡慕的目光瞧她，问她，毛衣是谁买的谁挑的谁织的，问不尽的谁谁谁。小小自然喜欢这毛衣，睡觉时脱下来，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头边。天气已经转暖，可她还舍不得脱下。没有这件好看的毛衣，小小就会失去几分漂亮，再不会有很多羡慕的眼光看她，她怎能不气不急不哭呢。

这天早晨，录豆庄乱套了。庄前骂，庄后跳，庄东叫，庄西闹。有的人家米缸里发现许多老鼠屎；有的人家厚厚的木板箱开了洞，衣服满是窟窿；一个打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，昨晚用香皂洗的头，那芬芳的辫子竟被老鼠咬断一条，哭笑不得。一时间，录豆庄成了老鼠的王国。

录豆庄，并不出产录豆。因为庄子小得像颗录豆，大户小户总共才二十来家，才这么叫开的。不过，庄后那条女儿河，倒又宽又阔，弯弯拐拐，流向很远的地方。录豆庄在女儿河南岸，是纯粮区，种稻麦。河北是杂粮区，以长山芋、萝卜为主。老鼠生活在地下，偷食块根作物极为方便，所以河北老鼠多也就不

足为怪。接连几场暴雨，山芋萝卜沤在水里，发霉变质，不但人不能食，老鼠也吃它不得，它们不得不另谋生路。

三天前，一个明星亮月的夜晚，老老爸经过女儿河边，看到一群大老鼠，结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，泅渡女儿河，直向南岸扑来。其中，有只老鼠大得怕人。开始他以为是狐狸，当它溜上河堤才看清是只老鼠，大概是这群老鼠的首领。它吱吱几声怪叫，所有老鼠都龇牙咧嘴，一起向着北岸怪叫怪吵了一阵。而后，大老鼠又怪叫一声，溜下了河堤，一头扎进庄稼地里。那群老鼠也尾随而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开始，录豆庄人对此并没引起重视，一听了之。因为动物世界出现反常现象，人们常有所闻，并不奇怪。再说，从古至今，只有老鼠怕人，哪有人怕老鼠呢？况且，人类已进步到用化学武器灭鼠，花几角钱买上几包鼠药就能药死几只几十只。然而，录豆庄人怕鸡鸭猪羊遭殃，只好用老方法，笼子捉，夹子夹。可是，老鼠具有敏锐的嗅觉和非凡的智慧，加上它那狡猾的本能，几千年前就很突出，又经过许许多多世纪的磨砺，变得更加聪明，不会轻易上钩。再说，

它们的牙齿又是万能工具，似刀，如锯，像钻。它们的祖祖辈辈，只因咬不动铁板而死不服气，死不瞑目。

录豆庄人受到这么大的祸害，自然对老鼠恨之入骨。可是，最恨的，要数小小了。她失去了一件漂亮的毛衣，鼻子哭红了，眼睛哭肿了，恨不能抓住老鼠剁成肉酱。老老爸特别宠爱小小，对她百依百顺，小小的话如同“圣旨”，不折不扣地执行。小小伤心，他也坐立不安，连连安慰说：“别再哭了，这两天爸就到城里去，叫姨妈给你再织一件。”小小这才擦净泪水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老老爸每次去小小姨妈家总不空手，不是拎几斤鲜活的鲫鱼，就是提两只透肥的母鸡，换回来几盒乡下也买得到的饼干。他浑名水鬼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，身穿橡皮袄泡在水里摸鱼。眼下鱼值钱，城里人喜欢吃，老老爸摸了几斤又大又肥活蹦乱跳的鲫鱼，带着老老去姨妈家。父子俩在车上站了两个多小时，挤出一身汗，颠颠簸簸来到城里，推开姨妈家的院门，首先映入爷儿俩眼帘的却是一个令人心颤的场面。

院子里，一棵梧桐树上，吊着一条猫，一身黑漆漆的毛，不见一根杂色，黑锦缎一般闪亮高雅，长得腰圆身壮，少说也有十来斤。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大得像鸡毛帚，轻轻一摆动，扇起一阵“飕飕”的风。老老刚想接近它，大尾巴很不客气地扫过来，腿子上像挨了一棒，麻辣辣的。它不知身犯何罪，脖子上拴着绳子，大概结的是活扣，它越挣扎勒得越紧，已无力动弹了。老老可怜它，给它松了松绳扣，打了个死疙瘩。

厨房里，磨刀霍霍，一把尖头刨皮刀，在细砂石上磨来镗去，寒光闪闪。老老好生奇怪：姨妈怎想吃猫肉，要尝个新鲜吗？

姨妈一见老老爸和老老，笑脸相迎：“你们腿真长，正好赶上吃猫肉。”

老老不由一惊，问：“就是吊在树上的猫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猫是抓老鼠的，怎能宰肉吃？”

姨妈摇了摇头，一声长叹，说起了遇到的不幸：“这条凶猛的猫，捉老鼠的本领称得上‘一号种子’。邻居都叫它猫虎。可它也是惹祸根！前天夜里它到隔壁大概是追捕老鼠，弄坏了电视机，人家闹上门来，

赔了几百块！幸好是深夜，电视机没开，不然闹出人命来怎得了呀！”

老老嘀咕道：“多好的猫，宰肉吃真可惜。”

姨妈说：“是啊，猫确实是只好猫，院子那边是食品公司的货栈，做皮蛋的坛坛罐罐堆成小山。水猫子最喜欢吃皮蛋，夜里常来偷吃。猫虎也常到那边去。水猫子厉害啊，人都敢咬，可是猫虎一点不怕，一口能把水猫子咬死，还叼回来两只。”

老老爸听了，忙说：“我倒想替它求个情，能不能刀下留猫。”

姨妈问：“怎的，你想要它？”

老老赶紧说：“姨妈，我们乡下老鼠多得怕人，你送给小小的新毛衣都给啃坏了，你就饶它一死吧，让它跟我们到乡下去。”

姨妈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我也不忍心宰它，送掉过几趟，可是没两回它又摸了回来。人说猫奸狗忠，可是猫虎却不同，人家给它大鱼大肉吃，还是往回跑，我怕你们带回去也养不住啊。”

老老说：“乡下活食多，爸爸又是渔翁，不愁它吃的，或许它能待得住。”

姨妈忽然想起来，说：“迟了，可惜你们来晚一步，它已经吊死在树上了。”

老老说：“我把绳扣给松了，猫还活着哩。”

老老爸说：“既然老老有心救它一命，你就舍了它吧。”

姨妈很慷慨：“好，让猫虎跟老老去吧。”

姨妈跑了几家商店，给小小挑了一件毛衣，比原来的还漂亮。回到家里找来竹篓，把猫虎装在里边，她感叹地说：“你也别生气，不是我心狠，宰你，送你走，你也太叫人作难了。乡下地方大，你脾气野，到乡下撒野去吧。”姨妈还不放心，说猫虎记忆力强，会认路，怕它再回来，就又找来块黑布，蒙住它的眼睛。

猫虎像是受到污辱，又蹦又纵，就差一头撞死在竹篓里，声音叫得很惨，好像哭一样。

姨妈难过地说：“它刚出世一个月，就生活在我们家，已经三年多了，难怪它不肯离开啊！”

老老拍拍竹篓说：“猫虎，我们会待你好的，如果你乡下住不惯，我再把你送回来。”

“去吧，到老老家去吧。那里老鼠多，可以充分

发挥你的本领，可以用你的尾巴钓鱼，反正……乡下需要你。”

一路上，老老捧住竹篓，放在膝盖上。他怕猫没坐过车，颠得受不了，捧在手里晃动的幅度小，要舒适些。可是猫虎仍然大吵大闹，大喊大叫，闹得满车人头疼，有个乘客问：“城里的猫怎往乡下带？”

老老只好向人家表示歉意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庄上闹鼠害，姨妈家有只猫，就带回来了。”

“录豆庄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得了，听说那儿老鼠多如蝗虫，真的吗？”

“没那么多，但也不少。”

有人又唱起千百年流传的老调：“狗忠猫奸，它只要有鱼吃，它才不问城里乡下呢。”

也有人告诉老老：



“猫喜欢吃鱼，闻到腥味就不会走了，开始几天要给它鱼吃，才能养得家。”

老老直点头：“那当然，我爸会摸鱼，还愁没它吃的鱼！”

老老一回到家里，就把猫虎放出竹篓。它这才安静下来，蹲到一张矮凳上，玻璃球似的眼睛。这里看看，那里望望，一切都使它感到陌生。

老老家有条狗，跟猫虎完全相反，一身洁白的毛，黑夜里从林野中跑过，如同划过一道流星，因而取名白狼。门前水塘里有只鱼篓，老老爸摸到的鱼，都养在篓子里，小镇上逢集才去卖。白狼是鱼篓的卫士，夜里担负站岗放哨的任务，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它的警惕。但老鼠从它鼻子底下溜过，它看也不看，觉得对付这样的小动物，实在有损它狗绅士的形象。猫虎在这个家庭中出现，使白狼很不满意，担心它失去主人的宠爱，分享它的食物，不时从鼻子中发出不可容忍的呜呜声，真想叼猫一口，把它驱逐出去。然而，它见主人用异样目光看它，便不敢冒犯了，只有两眼一眨不眨盯着猫虎，向它发出沉闷的警告声，要它识相点，得罪狗爷爷，没有你

过的好日子。

猫虎没把白狼放在眼里，它最看不惯狗的尾巴，见到人就不停地摇摆。它有时也盯着它，仿佛在说：“狗老哥，何必盛气凌人，人们奉承你几句，你就得意忘形，也不怕摇断尾巴。有什么了不起，你能守住塘里的鱼篓吗？”

白狼受不住猫虎那刺一样的眼光，浑身不自在，憋着一肚子气。有一次，白狼终于忍耐不住了，想让猫虎尝尝厉害，便向它扑了过去。可是，它刚起步肚子就挨了一脚，疼得汪汪直叫，慌忙逃出门外。回头一看，老老正怒气冲冲地瞅着它。于是，它更气猫虎，心想：要不是它在这个家庭里出现，怎会挨这么重的一脚。嘿，你等着吧！

猫虎能在老老家住下吗？

二

“没个猫儿不吃腥。”

这话是对猫的评语。千古流传，成了大人小孩挂在嘴边的口头语了。

猫虎却偏不吃腥。老老用青鱼、鲤鱼、鲫鱼、鳊鱼，给它做了各种花样的鱼汤，鱼咸，鱼粥，鱼饭，可猫虎一口也不吃。它整天躺在草垛旁，沉重的身体把松软的稻草压出个椭圆形的小窝，抱着鸡毛帚似的尾巴，沐浴着秋天的阳光，从早晨睡到落黑，仿佛它的任务就是睡觉，睡得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，老鼠从它鼻子底下溜过，恐怕它也不会过问。

这一来，可把小小急坏了。

“哥，它不是猫，是只大懒虫！”

“快闭起你的嘴巴！猫虎会生气的。”

“就是嘛，它只知道睡觉，睡觉！”

“它在城里住久了，刚到乡下不习惯。”

白狼更加瞧不起猫虎：你只知道睡，睡，睡，把头都睡扁了。狗爷爷夜里都不睡觉，给主人看门守户。你知道吗？有只馋嘴鱼鹰，轰炸机似的冲下来，偷吃篓子里的鱼，我汪汪一叫，它就吓得飞走了。我还叼过一个偷鱼贼的鞋！有我白狼守着鱼篓，谁也不敢到塘边来走一走……哼，也不闻闻你狗爷爷的名大！你这样贪睡，主人喜欢吗？不要看他们现在给你鱼吃，哄你逗你宠你，不用多长时间，就会把你赶走！

可是，猫虎对于白狼的讥笑，挖苦，咒骂，它只当不知道。特别是它那狗尾巴，就差扫到了它的鼻尖，它也都忍住了。它只轻轻地“咪唔、咪唔”叫了几声，大约是在警告白狼：主人对我偏爱，我可没像你那样，摇着尾巴乞求啊。你别自以为个头大，就可以欺负弱者！我可不是好欺负的！

猫虎来到录豆庄，不仅受到白狼的妒忌，现在还遭到人们的非议和冷眼。起初，大伙见它气度不凡，对它抱着很大希望，都夸说：“猫虎能管全庄。”可是

好多天过去了，人们不见它捉老鼠，白天总是痴睡，也就对它失去了信心，都说老老抱回一只懒猫：“贪睡的孩子不是好孩子，贪睡的猫不是好猫。”

“别生哥的气，哥把你从城里带到乡下，是救你的命哪。”小小听到议论，脸上觉得也不光彩，但她还是哄着猫虎。

“猫虎怎会生我气，你不要错怪它。”老老和小小想的不一樣。他说，“别看它白天贪睡，可夜里再听不到老鼠叫啦！”

“哥，你看猫虎肚皮圆鼓鼓的，怕是病了。”

“不像有病，夜里很神气。”

“它干吗不吃喝呢？”

“或许不饿吧。”

“几天不吃饭，还不饿坏了。”

“是啊，人都说猫喜欢吃鱼，可它连鱼也不吃。”

老老想：猫虎不吃怎么行呢？他要把它的食欲引起来，于是用火钳夹住生鲫鱼，放在火上慢慢地烤，烤得鱼皮发酥，炸出一颗颗脆黄的细泡泡，像在油锅里煎过的，香味扑鼻。可是猫虎仍不领情，一口